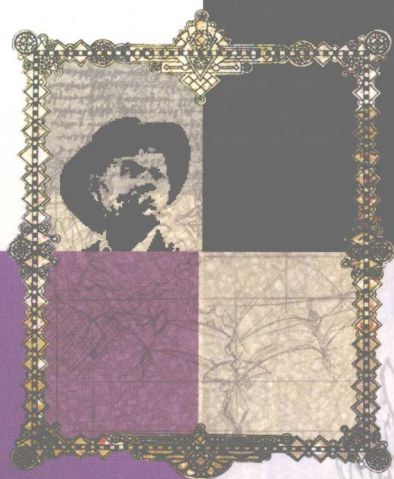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权威新译丛书



高尔基/著 曾冲明/译

■ 高尔基三部曲 ■

[童年]

The Version Series
Of The World-Famous Literary Works
Newly Translated By Authorities

长征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权威新译丛书

The Version Series
Of The World-Famous Literary Works
Newly Translated By Authorities



高尔基/著 曾冲明/译

■ 高尔基三部曲 ■
[童年]

长征出版社

责任编辑:常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苏)高尔基著;曾冲明译.—北京:长征出版社,2005

(世界文学名著权威新译丛书)

ISBN 7-80204-068-X

I.童... II.①高...②曾... III.长篇小说-苏联
IV.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4743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100832)

电话:68586781

北京润豪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8.75 印张

222 千字 印数:1-2000 册

定价:16.00 元

ISBN 7-80204-068-X/I·266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本社特约部分著名的外语专家和翻译家,对世界文学名著进行认真的重译。考虑到他们退休赋闲、体弱多病等具体条件,我们与他们预先签订合同,但不规定交稿期限。只要质量确实胜过原有译本,或相当原有译本但具有特色,即可采纳。欢迎更多的专家名流和我们约稿。

世界文豪高尔基的传世名著“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作为一部真人真事、真名真姓、自我传记式的长篇小说,以其反映俄国当时现实的真实性和深刻性,以其弘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的爱憎观和正义感,以其高超的文艺才能和平凡、伟大的人格魅力,强烈地感染读者,动人心弦。这部经典作品,半个多世纪来在我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教育着一代又一代人。《童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出单行本,此书历来为一些世界名人所推崇。最近国家教育部推荐为中学生语文课外必读书之一。

“三部曲”早就有名家翻译,近年来又出现多种版本。著名俄语专家与翻译家、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第一、二、三届理事、原长春外国语学院高等专科学校校长曾冲明教授,根据1949年前苏联国家文艺出版社的单行本(莫斯科、列宁格勒)和《高尔基三十卷作品集》第13卷(1951年莫斯科国家出版社),在退休期间认真地加以重译。他精雕细刻,字斟句酌,反复修改,精益求精,最近对《童年》的译文又做了认真全面细致的校正和修改。为帮助广大青少年阅读欣赏,在每一章后面新添了导读性质的《译后随笔》,并就全书写了书评性质的《译序》。此书面目全新,更有可读性。这种对读者负责、对原著负责的敬业精神和严肃认真的翻译作风,难能可贵,值得赞许。

《童年》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备的世界名著,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艺术珍品。读《童年》,不仅是一种艺术享受,而且从



中可以获取教益。对青少年有益；对成年和老年人也有益，甚至更有益。

我们特郑重推出此书，作为《世界文学名著权威新译丛书》之一，以飨读者。



译 序

“真、善、美”三位一体的《童年》

世界著名的俄罗斯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享年六十八岁),原名阿列克谢,原姓彼什科夫。《童年》里就是用的这个真名真姓。1892年,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就是以笔名“马克西姆·高尔基”发表的。中圆点前是名,后是姓。二者的字面意义是“最大的痛苦”,作者也许有意借以表达自己痛苦的身世和心情。六年后,他的两卷集《特写与短篇小说选》出版;以后,英、法、德、西班牙等十余种的译文版相继问世,高尔基从此蜚声欧洲和世界文坛。

高尔基被誉为伟大的无产阶级的作家和苏维埃文学的旗手。那篇曾经脍炙人口的散文诗《海燕之歌》(1901年发表),那部被列宁誉为“紧跟时代”的长篇小说《母亲》(1906年发表),以及他在四十五——五十四岁期间创作和发表的这套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是我国读者最熟悉的。《童年》1913年写成并发表,时年四十五岁;《在人间》1916年发表;《我的大学》1922年写成,1923年发表,时年五十四岁。所谓年富力强,所谓“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他在这个时期,创作精力最旺盛、创作热情最高涨、人生感悟最深刻、思想修养最成熟。这“三部曲”堪称他创作高峰时期的代表佳作和文学珍品,也最能反映高尔基成熟、坚定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世界文豪高尔基的这部传世名著,以其反映俄国当时现实的真实性和深刻性(作为一部真人真事、真名真姓、自我传记式的长篇小说,真实性尤其难能可贵),以其弘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的爱憎观和正义感(这是此书的突出特点),以其高超的写作才能和伟大、平凡的人格魅力,强烈地感染着读者,动人心弦。这部经典作品,半个多世纪来在我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教育着一代又一代读者。



《童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出版单行本，因为它历来就为读者格外喜爱，也为一些名人特殊推崇。世界著名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866—1944）就曾经写信这样称赞俄国作家高尔基：“在俄国文学中，我们从未读过比您的《童年》……更美的作品了。您还从来没有如此成功地掌握您的写作艺术”。《童年》最近被国家教育部推荐为中学生语文课外必读书之一。《童年》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备的世界文学名著。此书常读常新，多读多益，不仅对青少年有益，而且对成年人和老年人更有益。读《童年》，这不仅可以享受艺术之美，而且可以领悟人生真谛，汲取思想营养，增添怎样为人父母的教益和学问。

“真、善、美”的完美结合是艺术的最高境界。《童年》堪称“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艺术珍品。

请读者留意：高尔基本人这里是在婉言评价自己的《童年》啊！“写真实”、“良善的天才”、“精彩的童话”——这明显是说艺术的三要素：“真、善、美”！《童年》的确称得上“真、善、美”三位一体的“童话”珍品。高尔基不愧为这样的写作“天才”！

高尔基之所以忍着痛苦写《童年》，是因为他痛恨“野蛮的俄罗斯生活中这些像大山压在身上的丑恶现象。从我们沉痛的可耻生活中连根拔掉。虽然这些丑恶现象令人作呕，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但必将被俄罗斯人仍然健康、年轻的心灵所克服和消灭。”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是因为高尔基最熟悉《童年》里的人物。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是外婆、外祖父、母亲、以及其他朝夕相处的亲朋好友和常打交道的人物。当然，这里少不了作者的主观条件和写作才能。《童年》还部分展现了他多难、多彩的人生阅历和奋斗自强的人格魅力，《童年》充满着对真、善、美的向往！正因此，《童年》才震撼心灵。这也是《童年》这部优秀作品成功的诀窍和奥秘所在。

在写作上，《童年》的难能和可贵正是“写真实”。要写好真人真事和真情实感，就必须准确了解与表达人物的特点、他们的音容笑貌、举止心态、周边环境、活动场所；作者在人物身上



必然要倾注感情,但又切忌偏见,是非要分清,情况要清楚,爱憎要分明,褒贬要适当,对亲人、对自己、对任何其他的主人公都不例外。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这里译者只联想到法国的卢梭和俄国的托尔斯泰各自的自传式小说。假设今天我国某作家要写一部这样的作品,可以设想:会有多少的笔墨官司和法律起诉之类麻烦事在等待他呢!高尔基在写作过程中的坚定意志,是值得称赞的。比如第十二章写的赫里桑夫主教,他是“我”终生难忘的“救星”。高尔基满怀崇敬和感激回忆这位教育家。这位主教确有其人,也确有其事。为了搞准确这真人真事,高尔基做了调查研究,还专门在《童年》里写了注:“赫里桑夫主教是论文《古代世界的宗教》、政论《埃及轮回》、论文《论婚姻和妇女》三部著作的作者。后一篇论文我年轻时读过,曾经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篇论文的题目我可能记错,它发表在七十年代某神学杂志。”另外,高尔基还做了两处文字修改:《高尔基三十卷作品集 13 卷》里有这样两句在“三部曲”的俄文单行本里被删掉了:

“但是救星来了。赫里桑夫突然来到学校,他样子像个巫师(最后这句被删掉),我记得他有点驼背。主教是小个儿,穿着肥大的黑衣服,头上顶一个可笑的小桶(后一句也被删掉)。如果不删掉的这两句,显然会有损主教高大、美好的形象。这里也可见高尔基对自己“救星”的真心敬仰和对写作的严肃认真。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第八章写的外号“好啊”的“怪人”。该章可分为上、下篇。上篇描绘了婆讲童话的情景、本领和记录下来《隐士米龙和勇士伊万》这篇优美的童话;下篇介绍了“我”的第一个知识分子朋友,一个不知真名实姓、只知外号“好啊”的“外人”和“怪人”,并且着重叙述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上、下篇之间的内容通过“怪人”听外婆讲童话的场面联系起来。小说故意用若明若暗的手法,巧妙地让读者心领神会“好啊”(或直译成“好事情”。以前的译本都译成“好事情”。“好啊”或“好事情”是此人的口头禅)和外婆的某种尴尬关系。“好啊”显然对外婆有份外之想,而外婆对他的邪念也早就有所觉察,



并加以拒绝。外公后来对他更是恨之入骨。把“好啊”撵走后，外公说：“谢天谢地！要不，我见到他，心窝里就像插着一把刀。嗨！真该撵走！”所有这些，小小年纪的“我”当然如坐雾中。但经过四十来年以后，高尔基仍然用专章重点地写他，并且在结尾中这样评价他：“我和‘好啊’的友谊就这样结束了——他是我在自己亲爱的祖国里结识的无数‘外人’或‘怪人’中的第一个朋友。”其实“好啊”并不怪。他是当时俄国成千上万的普通的知识分子或“穷书生”中的一员。看来作者受他的影响很深，对他的印象很好。值得注意的是：在第十章，在“我”和母亲久别相见的激动人心的场面，竟也特别提到自己对“好啊”的好感。为什么高尔基在评价中说他是“怪人”？他究竟“怪”在哪里？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为什么作者在四十年后写他时仍然只字不提他的身世、籍贯、年龄、家庭、甚至身材和外貌？只有看懂了“好啊”和外婆的上述尴尬关系，等等疑问就迎刃而解了。这一章就更好读了，高尔基对这一章的写作手法也更好领会了。这里摘录一个片段，其实也是一篇精彩的散文，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精心设计和良苦用心：

“好啊”的尴尬（标题是译者加的）

“昨天我闹事了，”他像孩子似的向外婆抱歉地说。“您没生气吧。”

“生什么气？”

“我插嘴了，我说话了。”（外婆讲童话时他“插嘴、说话”。译者注）

“你又没有气谁……”

我觉得外婆怕他，不敢看他的脸，说话也跟平时不同，声音过分低。

他走到外婆面前，说得十分干脆，令人吃惊：

“您瞧，我孤独得可怕，一个亲人也没有！平时不说话，什么都闷在心里，可是突然心里开锅了，决口了……甚至想跟石头、



木头说说话……”

外婆往后退了几步。

“那你就最好结婚……”

“唉!”他苦丧着脸叹了口气,一挥手就走开了。外婆皱起眉头,望着他的背影,闻了闻鼻烟,然后严厉地教导我:

“你要当心,不要太跟他接近,天晓得他是什么人!”

《童年》在写作技巧上的另一个难点是:作者既要用“我”(三岁——满十一岁)当时的言语举止和神情心态生动而准确地表达儿童的思想感情和观点认识,又要站在作家写作当时(四十五岁)的思想认识高度,用他成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来审视、评判、指导“我”儿童时候的一切。《童年》的成功就在于做到二者的完美结合,简直是天衣无缝,乳水交融。在许多场合,小说仅仅通过人物“对话”,就能一箭双雕,圆满达到上述双重目的。

《童年》不会使你心灰意冷,意志消沉;《童年》只能激励你自强不息,奋斗进取。这也是《童年》的显著的特点和优点。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不胜枚举。比如从第十二章写的那个主教,有关部分就是一篇优美的散文。现详加注释,以供欣赏:

循循善诱的教育家(标题是译者加的)

虽然我学习还凑合,但不久就听说;由于不合格的行为,我要被撵出学校。我有点蔫巴了。这使我感到:很不愉快的事情就要发生,因为母亲情绪越来越坏,我挨打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但是救星来了。赫里桑夫主教突然来到学校,我记得他驮着背。

主教是小个儿,穿着肥大的黑衣。他在讲桌后面坐下,把手从袖筒里放出来,说:“怎么样,咱们谈谈吧,我的孩子们!”教室里立刻变得温暖和欢喜,洋溢着从未有过的愉快气氛。(“我的孩子们”,一句亲切的称呼,就使他们感到温暖和欢喜。主教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形象已见端倪。译者注)

The Version Series of the World-Famous
Literary Works Newly Translated by Authorities



在叫了许多同学之后，他把我叫到讲桌前，认真地问道：“你多大了？才这么点年纪啊？小弟弟，你长得多高啊？你常站在雨下面吧？”（“小弟弟”的称呼就更亲切了。因此“我”对开玩笑的比喻“你常站在雨下面吧？”，就不会感到反感，而只会产生是亲近感。这随口而来的比喻显露了主教的幽默和智慧。树在雨里就长得快呀。这样中性的比喻本来就不伤人呀！译者注）

他把一只干瘦的手放在讲桌上——手指上留着又长又尖的指甲，另一只手捏着不算浓密的胡须，用慈祥的眼光注视着我的脸，用建议的口吻说：“那么，你给我讲讲《圣经故事》里你喜欢的那些，好吧？”（“小弟弟”这亲切的称呼，再加上“慈祥的眼光”和“建议的口吻”——这位儿童教育家就是带着这种父亲般的感情对待学生的。而这正是教育好儿童的前提条件。先“动之以情”，然后才能“晓之以理”。译者注）

我说我没有书，我现在没有学《圣经故事》。他整了整高筒帽子，问道：“怎么会这样？《圣经故事》是应该学的！也许，你知道或者听过一些吧？《圣歌》会吗？这很好！祷词呢？也会，瞧你！还会《圣徒传》？还会念诗？原来你是我的大学问家呀！”（本来是对话，但“我”的话全省略了。省得好！不仅节省了篇幅，而且突显了主教在谈话中的主导地位和他循循善诱的语言艺术。高尔基就是这样的语言大师！译者注）

我们的神父也来了，脸通红，喘着粗气，主教给他道了祝福；但当神父谈起了我，主教扬起了手，说：（主教对自己的下属也是讲礼貌的。但他却扬手不听神父的“状告”。译者注）

“您请等一下……你还是讲讲圣徒阿列克谢……”（圣徒和“我”同名。可见主教是有意为之，有的放矢。译者注）

“非常好的诗，小弟弟，是不是？”他说，这时我忘了某一行，稍微停了一下，他接着说：“还有什么来着？……大卫王的故事？我很想听听！”（可见《圣徒传》是诗。这里跟上文“还会《圣徒传》？还会念诗？”前后照应。译者注）

我看出，他的确在听，他喜欢诗；他问了我很多话。后来，他

The Version Series of the World-Famous
Literary Works Newly Translated by Authorities



忽然停住,话题一转,快速地打断我: (“他的确在听”——这是“我”最关心和注意的。否则,“我”就没有兴趣念下去了。译者注)

“你学过《圣歌识字本》?谁教的?慈爱的外公?他凶狠?未必吧?你很淘气吧?”(又是省略了对方的答话。风趣横生。译者注)

我变得不硬气了,但只好说“是的”。教师和神父两人多嘴多舌、加油加醋地证实我自己的供认,主教放下眼皮、皱起眉头听他们讲,然后叹了口气,说:

“这就是别人对你的看法——你听见了吗?来,你过来!”

他把散发着檀香味的手放到我头上,问道:

“你淘气究竟因为什么?”

“学习很枯燥。”

“枯燥?小弟弟,这话有点不对吧。倘若你觉得学习枯燥,你就会学不好,可是两位教师证明你学习好。就是说,这里有别的原因。”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在上面记了我的姓名,说:“彼什科夫·阿列克谢。是这样,不过你得克制一点,小弟弟,不要过多地淘气了!少微一点儿还可以;多了,别人就生气了!孩子们,我说得对吗?”(原文动词“记”后面是冒号,可见主教在小本上记下了“我”的姓名“彼什科夫·阿列克谢”。中圆点前是姓,后是名。俄国人的姓常放在名的后面,但也可放在名的前面。俄国人谈话时,一般不称呼对方的姓和名,而通常称呼对方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许多声音快活地回答:(这时主教照顾和调动全班的积极性了。译者注)

“对。”

“你们淘气就不多,是不是?”

孩子们笑着说:“不是,也多!也多!”(原文就是用的这个“多”。译者有意译成“多”而没有译成“过分”或“厉害”。译者注)



主教往椅背上一靠,把我搂了过去,令人惊奇地说了下面的话,使大家、甚至教师和神父都笑起来。(这情不自禁、出人意料的动作表明他喜欢上了“我”。译者注)

“真是这样,我的小小弟弟们!我在你们这样年纪,也是个过分的淘气包!这又是因为什么呢?小小弟弟们!”(这样的孩子大都聪明。如果教育、引导好,长大了可能就是个人才。“我”就是这样。译者注)

孩子们笑了,他向他们问这问那,巧妙地给大家摆龙门阵,弄得大家争论不休,使快乐的气氛越来越浓。最后他站起来说:(怎样摆龙门阵?没有写。但一定很有趣,从好的结果可知。这样写,可以节省许多篇幅。)

“和你们在一起真好,淘气包们,我该走了!”

他抬起一只手,把大袖筒甩回到肩头,大幅度地挥动胳膊对大家画了个十字,祝福说:“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祝福你们去做美好的事!后会为期,再见了。”

大家都喊起来:“再见,大主教!再到我们这儿来。”(这是大家的由衷之言。译者注)

他频频地点着高筒帽子,说道:“我一定来,一定来!我给你们带书来!”

他飘然离开教室,对教师说:“放他们回家吧!”

他拉着我的手走进过道,对我俯下身来悄悄地说:“你得克制一点,好吗?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淘气!好了,再见吧,小小弟弟!”(“我”的淘气来自聪明孩子的天性,也由于心情的烦恼和苦闷。译者注)

我很激动,一种特别的感情在我胸中沸腾。甚至——当教师放走了全班同学而仅仅留下了我,要我以后应当表现得“比死水还静,比小草还矮”,——连这样的怪话,我都乐意地、仔细地听了。

这只是短短的一堂课啊!可是大主教平和、自然、亲切、热情的话语,不仅在“我”心里留下了终生不忘的印象,而且似乎也还在读者的耳边回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童年》每章都写得十分精彩。每章都可以摘选出不止一篇的优美散文。《童年》就是由至少几十篇优美散文组成的。《童年》可以比拟为一串珍珠项链,而每一篇散文就是一颗晶莹剔透的珍珠。作为真人真事、真名真姓的传记式小说,《童年》没有、也不容许虚构离奇惊险的情节,但可以而且的确有美妙精彩、生动感人的场面。

《童年》第一章的中心人物是外婆。其实。全书的第一中心人物就是外婆。她是世界许多作家推崇备至的非常成功的文学典型。她善良、聪明、能干、充满爱心,是千千万万俄罗斯女性的优秀代表,对“我”的一生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童年》第一章以描写外婆为主线,把好几篇精彩的散文串起来。译者加上如下标题:一、父亲的死和安葬;三、伏尔加河上的风光;四、伤心的母亲;四、外祖父领全家到码头欢迎母亲;五、我的光明使者外婆。该章末尾,作家用充满诗意的美好语言描写了外婆的肖像和人品,塑造了一个光彩照人、平凡而伟大的文学形象。

我的光明使者——外婆

外婆说话好像在精彩地唱歌,她的话语像温柔、鲜艳、浆汁外溢的花朵,不费劲儿就牢记在脑海里。她微笑的时候,那樱桃般美丽的黑眼珠儿睁得大大的,闪闪发光,流露一种无法形容的愉快,微笑时雪白坚固的牙齿快活地露出来。虽然黑皮肤的两颊有许多皱纹,但整个脸仍显得年轻光泽,只可惜被那个松软的鼻子、胀大的鼻孔和红鼻尖儿给弄坏了。她从一个黑色的银饰鼻烟壶里嗅烟草。她穿的也是全身是黑,但通过眼睛,从里到外放射出一种永不熄灭、快乐而温暖的光彩。她弯着腰,几乎是驼着背,个儿很胖。可是行动轻快而敏捷,比得上 一只大猫——她身子也真像这个可爱的动物一样柔软。

她没来以前,我像是躲在黑暗里睡觉;但她一出现,就叫醒了我,领我到了一个光明的地方。是她把我周围的一切连成一根不断的线,组成五光十色的花边。她立刻就成了我终身的朋



友、一个我最贴心、最熟悉和最珍贵的人——是她那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的人生,使我充满对付艰难生活的坚强力量。

《童年》第四章也是着重写外婆,写她对上帝的虔诚,对人的良善、忠厚,对丈夫的容忍、体谅;写她的聪明,能干,健谈,会跳舞,会讲童话;火灾面前她沉着镇定,救火中指挥若定,火灾后还为舅母接生;她是大家庭的好主妇和顶梁柱,是“我”最贴心最亲爱的朋友。摘选描写火灾的片段。

火灾中的外婆(标题是译者加的)

透过窗玻璃上的白霜可以看见,染坊的屋顶在燃烧;在开着的门里面火苗旋风似地直往上冒。在静静的夜空里,红色火苗像盛开的花朵;看不见浓烟,只是火苗上空浮动浅黑的云彩,所以不妨碍看见银白色的天河。院子里的雪映红了,房屋四壁摇摇晃晃,好像要向烧着的那个角落倒——那里烈火熊熊,染坊墙壁上宽大的条条缝隙里火光通红,从里边露出一个个烧弯了的钉子。屋顶干燥的黑木板上吐起一条条金色和红色的飘带,很快就把屋顶包围了。在飘带似的火苗之间,细小的陶制烟筒竖在那里突突地冒烟。木板燃烧的噼啪声和丝绸飘动的沙沙声叩打着厨房的窗户。火越烧越宽;火光把染坊里边装饰得如同金壁辉煌的教堂,诱人非到跟前去看看不可。

染坊的顶盖已经坍下来了;梁上那些细柱子还对着天空冒黑烟,发出火炭般的金光。染坊里面,噼噼啪啪的爆炸声伴着绿色的、蓝色的、红色的旋风发出呜呜的怒号,把一团团火球抛向院子,抛向聚集在大火前用铁锹向火里扔雪的人们身上。三口染锅在火里沸腾,发出疯狂的吼声,蒸汽和黑烟犹如浓云升起,院子里充满各种奇怪的气味,刺得眼睛流泪。我从台阶下爬出来,正碰着了外婆的脚。

我觉得她像大火一样有趣。大火照亮了她身上的黑衣,大火好像抓住她不放。她在院子里来往如梭,哪儿需要,哪儿就及时赶到,她指挥自如,一切都看在眼里。



沙拉普跑到院子里来了，它扬起前蹄，想甩开旁边的外祖父。火光强烈地照射它两只大眼睛，闪出了红光。它嘶叫了几声，前蹄紧紧抵着地面，不往前走。外祖父放开了手中的缰绳，往旁边一闪，叫道：

“孩子妈，牵住它！”

外婆冲到马扬起的前蹄跟前，张开双臂挡住它；马抱怨似地叫了几声，然后斜视着火焰，顺从地向她靠近。

“你不要怕！”外婆低声说。她拍拍马的脖子，捡起了缰绳。“我哪能把你留在这里担惊受怕啊！胆小的小耗子……”

这个比她大三倍的“小耗子”，乖乖地跟着她向大门口走去。

这短短的散文，既描写了大火，又勾画了人物，有情有景，情景交融。

再如第三章。它至少可以分编成四篇散文。译者加上标题。一、“一双金不换的手”；二、“热闹的家庭舞会”；三、“雅科夫的吉他”；四、“小茨冈的惨死”。有趣的是：有的大块里还包含着可以单独成文的小块。比如上述第四篇里就重点写到染坊里的半盲人师傅格里戈里。可以标题为“心明眼亮的老师傅”。

心明眼亮的老师傅

到了染坊，他把我抱到一堆准备染色的毛皮上，关切地用毛皮裹着我，直裹到肩膀。他嗅了嗅三口染锅上头的蒸气，沉思地说：

“亲爱的孩子，三十七年了，我了解你外祖父，从开始做生意直到结束，我看得清清楚楚。从前我们俩是好朋友，一块儿开办这桩生意，一块儿出的主意。你外祖父人聪明！他让自己当了老板，我可没这个本事。不过上帝比我们所有的人都聪明：他只要笑一笑，连最聪明的人也傻眼！你现在还不明白什么事怎么说、什么事怎么做，可是这些你全都应该明白。孤儿的生活艰难啊！你父亲马克西莫·萨瓦杰维奇是个人精，什么都明白——但



正因此外祖父不喜欢他，不承认他。”

他说得多好啊！我一面高兴地听他讲，一面欣赏赤金色的火苗在炉子里嬉戏，看乳白色的蒸气像云彩一样升腾在染锅上方，在房顶歪斜的木板上洒下一层层白霜；透过房顶毛茸茸的缝隙，可以看见一条条蔚蓝的天空。风小了，太阳在什么地方照耀着，院子里铺满了玻璃似的尘土。雪橇在街上发出尖厉的叫声，青烟从房屋的烟囱里袅袅升起，轻淡的影子在雪地上掠过，悠悠然，也像在讲述着什么。

细长干瘦的格里戈里，留着大胡子，不戴皮帽，长着一双大耳朵，活像一个慈善的巫师。他一面搅和着滚开的颜料，一面不停地教导我：

“对任何人，都要正着眼看他；一条狗向你扑过来，也要这样对它——这样他就后退了……”

沉重的眼镜压在他的鼻梁上，像外婆一样，鼻尖上露出发青的血丝。（摘自第三章。标题是译者加的）下面再从第十二章摘选一篇：

母亲的眼泪（标题是译者加的）

是的，我非常想顽皮，对谁都想恶言相对，我很难控制这种想法和意愿，但又不得不加以控制。比如有一次，我在未来的继父和新的祖母各自的椅子上抹了一些桃树胶，他两个人的身上都粘着了。这当然很逗乐，但外祖父打了我，而母亲到我阁楼来，把我拉到身边，双膝紧紧挟着我，说：

“我说，你为什么脾气这么坏？你要知道，这对我是多么痛苦！”

她眼睛满含亮晶晶的泪花，她抱着我的头，紧贴在自己的脸颊——这太叫人难过了，还不如她打我一顿哩！我说我再也不气马克西莫夫一家了，永远不了，只要她不哭。

“对了，对了，”她小声地说，“不要顽皮了！我和他很快就结婚，然后到莫斯科去，然后再回来，那时你跟我住。叶夫盖尼·瓦